



思人文本和时代的深处

——评《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要立足于文本,也要走进时代。立足经典文本、把握时代的脉搏,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陈曙光教授新近出版的《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直面生活本身》)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意识而取得的一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一)文本的深度耕犁:以文本支撑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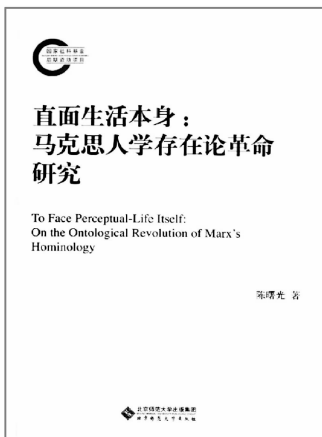
对任何人来说,如果他真的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都是绕不开、也不应该绕开的东西。在时下学术界,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回到文本”的口号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公认文本功夫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功”。当然,我们重视文本,并不是要像有些人那样搞文本崇拜,也并不是说文本有着高于实践的权威,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是经过长期实践反复验证过的东西,是一百多年来大浪淘沙后的精品,是“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库切语),也是历经后人最诚挚的颂扬而光景常新的作品。这些文本的权威是由实践赋予的,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它们不仅具有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学习经典文本才具有必要性,在理论研究中引经据典才具有合法性。

《直面生活本身》的“前言”指出,“深耕文本法”是该著采用的一个基本方法。依我的理解,“深耕文本法”的精髓在于摆脱主观随意性,回到文本本身,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文本进行详尽的甄别、阅读与把握。恩格斯曾经告诫约·布洛赫:“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①。从该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完全领会了恩格斯的“告诫”并将之贯彻到底,做足了充分的文本功夫,思人文本的深处,在对文本深度耕犁的基础上进行立论、展开叙述,避免了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作者对马克思的“生活”和“生产”两个概念的区别做了细致入微的文本考察(参见该著第91~94页),这也是本书中比较引人入胜的一抹亮色。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生活”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活”概念与“生产”概念是相互外在的关系,生活不等于生产,生产不等于生活。而广义的“生活”概念则包含着生产,生产归属于生活,生产是生活之一种,构成生活的基本内容;生活除了生产生活之外,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作者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来加经印证,“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感性生活”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基础。

(二)时代的深刻把握:以思想引领时代

立足文本与走进时代,乍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立足文本是向后思维,走进时代是前瞻思维,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甚至是对立的。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呢?

其实,立足文本与走进时代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立足文本,首先要求我们走进文本。根据现代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释学的观点,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所遭遇的时代条件下走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自身所特有的学术背景、学术视野和学术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出“自以为是”的解释。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处的时代,哪怕是在思维中回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严格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走进文本,其要义就在于结合当下的时代来理解和解释文本,超越文本的自然生命,彰显文本在解决时代问题上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走“唯学术马首是瞻”的道路,以概念消解问题,以文本抗拒时代,对现实问题采取一种规避的态度,因为这样做无异于理论上的“自我放逐”,它必然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只有心系时代,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呼声,深入研究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同样如此,它必须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来理解、诠释、运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直面生活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中介走进当今的时代,面向生活本身,阐发了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当代价值,充分彰显了文本的时代意义,体现了以思想引领时代的理论旨趣。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官本位意识强烈、人情关系庸俗化、奴化心理与依附人格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说到底是因为人本文化在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尚未真正扎根。尽管“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响亮的口号,但是,如果不抱偏见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和市民社会中所秉持的文化精神仍有相当多非人本的、甚至反人本的成分。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直接理论成果是正确回答了“人是什么”的存在论难题,而其深层价值论意蕴则在于解决了“如何对待人”的问题;马克思人学存在论的落脚点正在于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将人的伟大与崇高归功于人自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在当代中国社会人本逻辑、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的交锋与博弈中,要使人本逻辑取得决定性胜利,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彰显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价值论意蕴。

(三)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创新彰显价值

立足文本,忠于文本,尊重文本,但不能盲从文本,止步于文本,为文本所缚,而应该以源于文本又高于文本的创新思想参与社会的理性塑造,彰显理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力图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超越文本,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实现文本的保值增值。通读《直面生活本身》,我认为该著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该著从存在论的视角切入对马克思所发动的人学革命的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是思想观点的创新。该著有很多创新性的观点和论断。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人学革命是于存在论的根基处发动的,是人学史上发生的一次“存在论断裂”;寻找“逻各斯”是西方传统人学难以撼动的“存在论情结”,西方传统人学之所以始终未能越出实体本体论的边界,原因在于其在追问方法上陷入了主客二分、内外割裂、非此即彼的“循环怪圈”;费尔巴哈开启的感性直观本体论确实提供了发动一场人学存在论革命、终结实体本体论传统的可能性,但它绝不是这场革命的实现,更不是这场革命的完成;马克思开辟了“直面生活”的存在论道路,“感性生活本体论”是一种合理描述马克思人学存在论立场的“现代假说”;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推动“以人为本”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以人为本本身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分野,是理想现实化与现实理想化的统一,是理想回归现实与现实趋向理想的统一,等等。该著的这些新观点都不是以“假说”或“灵感”的形式提出来的,而是有着坚实的文本支撑,它们源于文本而又富有新意。

三是范畴概念的创新。该著提出了三个颇具创新意义的概念,即“存在论断裂”、“循环怪圈”和“感性生活本体论”,它们表明作者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该著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深耕文本法、比较分析法、系统研究法、由果溯因法等。其中“由果溯因法”具有一定的新意,它是指以马克思在人学上“完成的结果”为出发点,上溯至古希腊人学、近代人学,从而把握人学存在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革命性转向。

《直面生活本身》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研究及其创新特色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该成果2010年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时,国家社科规划办聘请的评审专家给出了如下评审意见:“该成果从历史与内在逻辑上把握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革命,这种研究理念与方法较之同类成果更真切、具体地把握了马克思‘人’的思想。该成果基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准确把握,通过人学存在论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以人为本的当代理论坐标的认知,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发展”。

总之,《直面生活本身》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人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之一,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年轻学者,凭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较强的研究能力,他今后一定能有更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贡献于学术界。